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

詩曰：誅仙惡陣四門排，黃霧狂風雷火偕。遇劫黃冠遭劫運，墮塵羽士盡塵埋。

劍光徒有吞神骨，符印空勞吐黑霾。縱有通天無上法，時逢聖主應多乖。

話說老子一氣化的三清，不過是元氣而已，雖然有形有色，裹住了通天教主，也不能傷他。——此是老子氣化分身之妙，迷惑通天教主，竟不能識。老子見一氣將消，在青牛上作詩一首，詩曰：

「先天而老後天生，借李成形得姓名。曾拜鴻鈞修道德，方知一氣化三清。」

話說老子作罷詩，一聲鐘響，就不見了三位道人。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，不覺出神，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寶道人見師父受了虧，在八卦臺作歌而來。歌曰：

「碧游宮內談玄妙，豈忍吾師扁拐傷；只今舒展胸中術，且與師伯做一場！」

歌罷，大呼：「師伯！我來了！」好多寶道人！仗劍飛來直取。老子笑曰：「米粒之珠，也放光華！」把扁拐架劍，隨取風火蒲團祭起空中，命黃巾力士：「將此道人拿去，放在桃園，俟吾發落！」黃巾力士將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捲將去了。正是：

從今棄邪歸正道，他與西方卻有緣。

且說老子用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拿往玄都去了，老子竟不戀戰，出了陷仙門，來至蘆篷。眾門人與元始迎接坐下。元始問曰：「今日入陣，道兄見裏面光景如何？」老子笑曰：「他雖擺此惡陣，急切也難破他的；被吾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寶道人被吾用風火蒲團拿往玄都去了。」元始曰：「此陣有四門，得四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。」老子曰：「我與你只顧得兩處，還有兩處，非眾門人所敢破之陣。此劍你我不怕，別人怎麼經得起？」正議論間，忽見廣成子來稟曰：「二位老師，外面有西方教下準提道人來至。」老子、元始二人忙下篷迎接，請上篷來，敘禮畢，坐下。老子笑曰：「道兄此來，無非為破誅仙陣來，收西方有緣；只是貧道正欲借重，不意道兄先來，正合天數，妙不可言！」準提道人曰：「不瞞道兄說，我那西方：花開見人人見我。因此貧道來東南兩土，未遇有緣；又幾番見東南二處有數百道紅氣沖空，知是有緣，貧道借此而來，渡得有緣，以興西法，故不辭跋涉，會一會截教門下諸友也。」老子曰：「今日道兄此來，正應上天垂象之兆。」準提道人問曰：「這陣內有四口寶劍，俱是先天妙物，不知當初如何落在截教門下？」老子曰：「當時有一分寶巖，吾師分寶鎮壓各方；後來此四口劍就是我通天賢弟得去，已知他今日用此作難。雖然眾仙有厄，原是數當如此。如今道兄來的恰好；只是再得一位，方可破此陣耳。」準提道人曰：「既然如此，總來為渡有緣，待我去請我教主來。正應三教會誅仙，分辨玉石。」老子大喜，準提道人辭了老子，往西方來請西方教主接引道人，共遇有緣。正是：佛光出在周王世，興在明章釋教開。

且說準提來至西方，見了接引道人，打稽首坐下。接引道人曰：「道友往東土去，為何回來太速？」準提道人曰：「吾見紅光數百道俱出闕、截二教之門。今通天教主擺一誅仙陣，陣有四門，非四人不能破。如今有了三位，還少一位。貧道特來請道兄去走一遭，以完善果。」西方教主曰：「但我自未曾離清淨之鄉，恐不諳紅塵之事，有誤所委，反為不美。」準提曰：「道兄，我與你俱是自在無為，豈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陣！道兄不必推辭，須當同往。」接引道人如準提道人之言，同往東土而來。只見足踏祥雲，霎時而至蘆篷。廣成子來稟老子與元始曰：「西方二位尊師至矣。」老子與元始率領眾門人下篷來迎接。見一道人，身高丈六。但見：

大仙赤腳棗梨香，足踏祥雲更異常。十二蓮臺演法寶，八德池邊現白光。

壽同天地言非謬，福比洪波語豈狂。修成舍利名胎息，清閑極樂是西方。

話說老子與元始迎接接引、準提上了蘆篷，打稽首，坐下。老子曰：「今日敢煩，就是三教會盟，共完劫運，非吾等故作此障孽耳。」接引道人曰：「貧道來此，會有緣之客，也是欲了冥數。」元始曰：「今日四友俱全，當早破此陣，何故在此紅塵中擾攘也！」老子曰：「你且吩咐眾弟子，明日破陣。」元始命玉鼎真人、道行天尊、廣成子、赤精子：「你四人伸手過來。」元始各書了一道符印在手心裏：「明日你等見陣內雷響，有火光沖起，齊把他四口寶劍摘去，我自妙用。」四人領命，站過去了。又命燃燈：「你站在空中；若通天教主往上走，你可把定海珠往下打，他自然著傷。一來也知我闡教道法無邊。」元始吩咐畢，各自安息。不言。只等次日黎明，眾門人排班，擊動金鐘、玉磬。四位教主齊至誅仙陣前，傳令命左右：「報與通天教主，我等來破陣也。」左右飛報進陣。只見通天教主領眾門人齊出戮仙門來，迎著四位教主。通天教主對接引、準提道人曰：「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淨之鄉，至此地意欲何為？」準提道人曰：「俺弟兄二人雖是西方教主，特往此處來遇有緣。道友，你聽我道來：

身出蓮花清淨臺，三乘妙典法門開。玲瓏舍利超凡俗，瓔珞明珠絕世埃。

八德池中生紫焰，七珍妙樹長金苔。只因東土多英俊，來遇前緣結聖胎。」

話說接引道人說罷，通天教主曰：「你有你西方，我有我東土，如水火不同居，你為何也來惹此煩惱。你說你蓮花化身，清淨無為，其如五行變化，立竿見影。你聽我道來：

混元正體合先天，萬劫千番只自然。渺渺無為傳大法，如如不動號初玄。

爐中久煉全非汞，物外長生盡屬乾。變化無窮還變化，西方佛事屬逃禪。」

話說準提道人曰：「通天道友，不必誇能鬥舌。道如淵海，豈在口言。只今我四位至此，勸化你好好收了此陣，何如？」通天教主曰：「既是四位至此，畢竟也見個高下。」通天教主說罷，竟進陣去了。元始對西方教主曰：「道兄，如今我四人各進一方，以便一齊攻戰。」接引道人曰：「吾進離宮。」老子曰：「吾進兌宮。」準提曰：「吾進坎地。」元始曰：「吾進震方。」四位教主各分方位而進。

且說元始先進震方，坐四不相逕進誅仙門。八卦臺上通天教主手發雷聲，震動誅仙寶劍。那劍擺動。元始頂上慶雲迎住，有千朵金花，瓔珞垂珠，絡繹不絕，那劍如何下得來。元始進了誅仙門，立於誅仙關。只見西方教主進離宮，乃是戮仙門。通天教主也發雷聲震那寶劍。接引道人頂上現出三顆舍利子，射住了戮仙劍。那劍如釘釘一般，如何下來得。西方教主進了戮仙門，至戮仙關立住。老子進西方陷仙門。通天教主又發雷震那陷仙劍。只見老子頂上現出玲瓏寶塔，萬道光華，射住陷仙劍。老子進了陷仙門，也在陷仙關立住。準提道人進絕仙門，只見通天教主發一聲雷，震動絕仙劍。準提道人手執七寶妙樹，上邊放出千青金蓮，射住了絕仙劍，也進了絕仙門來，到了絕仙關。四位教主，齊進關前。老子曰：「通天教主，吾等齊進了誅仙陣，你意欲何為？」老子隨手發雷，震動四野，誅仙陣內一股黃霧騰起，迷住了誅仙陣。怎見得，

騰騰黃霧，艷艷金光。騰騰黃霧，誅仙陣內似噴雲；艷艷金光，八卦臺前如氣罩。劍戟戈矛，渾如鐵桶；東西南北，恰似銅牆。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，通天教主顯神通。愧眼迷天遮日月，搖風噴火憾江山。四位聖人齊會此，劫數相遭豈易逢。

且說四位教主齊進四關之中，通天教主仗劍來取接引道人。接引道人手無寸鐵，只有一拂塵架來。拂塵上有五色蓮花，朵朵托劍。老子舉扁拐紛紛的打來。元始將三寶玉如意架劍亂打。只見準提道人把身子搖動，大呼曰：「道友快來！」半空中又來了孔雀大明王。準提現出法身，有二十四首，十八隻手，執定了瓔珞、傘蓋、花貫、魚腸、金弓、銀戟、加持神杵、寶鏢、金瓶，把通天教主裹在當中。老子扁拐夾後心就一扁拐，打的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。元始祭三寶玉如意來打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方纔招架玉如意，不防被準提一加持杵打中，通天教主翻鞍滾下奎牛，教主就借土遁而起。不知燃燈在空中等候，纔待上時，被燃燈一定海珠又

打下來。陣內雷聲且急，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，奔入陣中，廣成子摘去誅仙劍，赤精子摘去戮仙劍，玉鼎真人摘去陷仙劍，道行天尊摘去絕仙劍。四劍既摘去，其陣已破。通天道人獨自逃歸；眾門人各散去了。

且說四位教主破了誅仙陣，元始作詩以笑之，詩曰：

堪笑通天教不明，千年掌教陷群生。仗伊黨惡污仙教，番聚邪宗枉橫行。

寶劍空懸成底事，元神虛耗竟無名。不知順逆先遭辱，猶欲鴻鈞說反盈。

話說四位教主上了蘆篷坐下。元始稱謝西方教主曰：「為我等門人犯戒，動勞道兄扶持，得完此劫數，尚容稱謝！」老子曰：「通天教主逆天行事，自然有敗而無勝。你我順天行事，天道福善禍淫，毫無差錯，如燈取影耳。今此陣破了，你等劫數將完，各有好處。姜尚，你去取關；吾等且回山去。」眾門人俱別過姜子牙，隨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。

子牙送別師尊，自回汜水關來會武王；眾將官來見。元帥至帥府，參見武王。王曰：「相父遠破惡陣，諒有眾仙，孤不敢差人來問候。」子牙謝恩畢，對曰：「荷蒙聖恩，仰仗天威，三教聖人親至，共破了誅仙陣，前至界牌關了，請大王明日前行。」武王傳旨治酒賀功。不表。

又說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，又被準提道人打了一加持寶杵，吃了一場大虧，又失了四口寶劍，有何面目見諸大弟子！自思：「不若往紫芝崖立一壇，拜一惡旛，名曰『六魂旛』。」——此旛有六尾，尾上書接引道人、準提道人、老子、元始、武王、姜尚六人姓名，早晚用符印，俟拜完之日，將此旛搖動，要壞六位的性命。正是：

左道兇心今不息，枉勞空拜六魂旛。

不表通天道人拜旛，後在萬仙陣中用。

且說界牌關徐蓋陞了銀安殿，與眾將商議曰：「方今周兵取了汜水關，駐兵不發。前日來的那多寶道人擺甚誅仙陣，也不知勝敗。如今且修本，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來，共守此關。」只見差官領了本章往朝歌來，一路無詞，渡了黃河，進了朝歌城，至午門下馬，到文書房。那日是箕子看本，見徐蓋的本大驚：姜尚兵進汜水關，取左右青龍關、佳夢關，兵至界牌關，事有燃眉之急！」箕子忙抱本來見紂王，往鹿臺來。當駕官奏知：「箕子候旨。」紂王曰：「宣來。」箕子上臺，拜罷，將徐蓋本進上。紂王覽本，驚問箕子曰：「不道姜尚作反，侵奪孤之關隘，必須點將協守，方可阻其大惡。」箕子奏曰：「如今四方不寧，姜尚自立武王，其志不小；今率兵六十萬來寇五關，此心腹大患，不得草草而已，願皇上且停飲樂，以國事為本，社稷為重，願皇上察焉！」紂王曰：「皇伯之言是也。朕與眾卿共議，點官協守。」箕子下臺。紂王悶悶不悅，無心懽暢。忽妲己、胡喜妹出殿見駕，行禮坐下。妲己曰：「今日聖上雙鎖眉頭，鬱鬱不樂，卻是為何？」王曰：「御妻不知，今日姜尚興師，侵犯關隘，已占奪三關，實是心腹之大患；況四方刀兵蜂起，使孤心下不安，為宗廟社稷之慮，故此憂心。」妲己笑而奏曰：「陛下不知下情，此俱是邊庭武將，鑽刺網利；架言周兵六十萬來犯關庭，用金賄賂大臣，誣奏陛下，陛下必發錢糧支應；故此守關將官冒破支消，空費朝廷錢糧，實為有私，何常有兵侵關。正為裏外欺君，情實可恨！」紂王聞奏，深信其言有理，因問妲己曰：「倘守關官復有本章，何以批發？」妲己曰：「不必批發，只將贖本官斬了一員，以警將來。」紂王大喜，遂傳旨：「將贖本官梟首，號令於朝歌。正是：

妖言數句江山失，一統華夷盡屬周。

話說紂王信妲己之言，忙傳旨意：「將界牌關走本官即時斬首號令！」箕子知之，忙至內庭，來見紂王：「皇上為何而殺使臣命？」王曰：「皇伯不知，邊庭鑽刺，詐言周兵六十萬，無非為冒支府庫錢糧之計；此乃是內外欺君，理當斬首，以戒將來。」箕子曰：「姜尚興兵六十萬，自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，天下盡知，非是今日之奏。皇上若殺界牌關走使，不致緊要；失邊庭將士之心。」王曰：「料姜尚不過一術士耳，有何大志？況且還有四關之險，黃河之隔，孟津之阻，豈一旦而被小事所惑也。皇伯放心，不必憂慮。」箕子長吁一聲而出；看著朝歌宮殿，不覺潸然淚下，嗟歎社稷墟。箕子在九間殿作詩以歎之，詩曰：

「憶昔成湯放桀時，諸侯八百歸盡斯。誰知六百餘年後，更甚南巢幾倍奇！」

話說箕子作罷詩回府。不表。

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點人馬進征，來辭武王。子牙見武王曰：「老臣先去取關，差官請駕。」武王曰：「但願相父早會諸侯，孤之幸矣。」子牙別了武王，一聲砲響，人馬往界牌關進發。——只離八十里，來之甚快。正行間，只見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已至界牌關下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安營。」點砲吶喊。話說徐蓋已知關外周兵安營，隨同眾將上城來看，周兵一派盡是紅旗，鹿角森嚴，兵威甚肅。徐蓋曰：「子牙乃崑崙羽士，用兵自有調度，只營寨大不相同。」旁有先行官王豹、彭遵答曰：「主將休誇他人本領，看末將等成功，定拿姜尚，解上朝歌，以正國法。」言罷，各自下城，準備廝殺。只見次日，子牙問帳下：「那員將官關下見頭功？」帳下應聲而出，乃魏賁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姜子牙許之。魏賁上馬，提鎗出營，至關下搦戰。有報馬報入關上曰：「啟主帥：關下有周兵討戰。」徐蓋曰：「眾將官在此，我等先議後行。紂王聽信讒言，殺了差官，是自取滅亡，非為臣不忠之罪。今天下已歸周武，眼見此關難守，眾將不可不知。」彭遵曰：「主將之言差矣！況吾等俱是紂臣，理當盡忠報國，豈可一旦忘君徇私？古云：『食君祿而獻其地，是不忠也。』末將寧死不為！願效犬馬，以報君恩。」言罷，隨上馬出關；見魏賁連人帶馬，渾如一塊烏雲。怎見得：

幘頭純墨染，抹額襯纓紅。皂袍如黑漆，鐵甲似蒼松。鋼鞭懸塔影，寶劍插水鋒。人如下山虎，馬似出海龍。子牙門下客，驍將魏賁雄。

話說彭遵見魏賁，大呼曰：「周將通名來！」魏賁答曰：「吾乃掃蕩成湯天保大元帥姜麾下左哨先鋒魏賁是也。你乃何人？若是知機，早獻關隘，共扶周室；如不倒戈，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」彭遵大怒，罵曰：「魏賁，你不過馬前一匹夫，敢出大言！」搖鎗催馬直取。魏賁手中鎗赴面相迎。兩馬相交，雙鎗併舉，一場大戰。好魏賁！鎗刀勇猛，戰有三十回合，彭遵戰不過魏賁，掩一鎗往南敗走。魏賁見彭遵敗走，縱馬趕來。彭遵回顧，見魏賁趕下陣來，忙挂下鎗，囊中取出一物，往地下撒來。此物名曰菡萏陣，按三才八卦方位，布成一陣。彭遵先進去了。魏賁不知，將馬趕進陣來。彭遵在馬上發手一個雷聲，把菡萏陣震動，只見一陣黑煙迸出，一聲響，魏賁連人帶馬震得粉碎，彭遵掌得勝鼓進關。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魏賁連人帶馬震為齏粉。」子牙聽罷，歎曰：「魏賁忠勇之士，可憐死於非命，情實可憫！」子牙著實傷悼。彭遵進關，來見徐蓋，將壞了魏賁得勝事說了一遍。徐蓋權為上了功績。次日，徐蓋對眾將曰：「關中糧草不足，朝廷又不點將協守，昨日雖則勝了他一陣，恐此關終難守耳。」正議之間，報：「有周將搦戰。」王豹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上馬，提戟，開關，見一員周將，連人帶馬純是一片青色。王豹曰：「周將何名？」蘇護曰：「吾乃冀州侯蘇護是也。」王豹曰：「蘇護，你乃天下至無情無義之夫！你女受椒房之寵；身為國戚，滿門俱受皇家富貴，不思報本，反助武王叛逆，侵故主之關隘，你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！」催開馬，搖戟來取蘇護。蘇護手中鎗赴面來迎。二馬相交，鎗戟併舉，蘇護正戰王豹，有蘇全忠、趙丙、孫子羽三將一齊上來，把王豹圍在垓心。王豹如何敵得住，自料寡不敵眾，把馬跳出圈子就走。趙丙隨後趕來。正趕之間，被王豹回手一個劈面雷，打在臉上，可憐隨駕東征，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賞，趙丙翻下鞍鞦。孫子羽急來救時，王豹又是一個雷放出，此劈面雷甚是利害，有雷就有火，孫子羽被雷火傷了面門，跌下馬來，早被王豹一戟一個，皆被刺死。蘇家父子不敢向前。王豹也知機，掌鼓進關，回見徐蓋，連誅二將，得勝回兵慶喜。不表。

且說蘇護父子進營來見子牙，備言損了二將。子牙曰：「你父子久臨戰場，如何不知進退，致損二將？」蘇全忠曰：「元帥在上，若是馬上征戰，自然好招架；今王豹以幻術發手，有雷有火，打在臉上，就要燒壞面門，怎經得起，故此二將失利。」子牙曰：「誤喪忠良，實為可恨！」次日，子牙曰：「眾門人誰去關下走一遭？」言未畢，有雷震子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雷震子出營，至關下搦戰。報馬報入關中。徐蓋問：「誰去見陣走一遭？」彭遵領令出關，見雷震子十分兇惡，面如藍靛，巨口，赤

髮，獠牙上下橫生，彭遵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吾乃武王之弟雷震子是也。」彭遵不知雷震子有雙翅，搖手中鎗催開馬，來取雷震子。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，使開黃金棍，劈頭來打。彭遵那裏招架得住，撥馬就走。雷震子見他詐敗，忙將翅飛起，趕來甚急，劈頭一棍，彭遵馬遲，急架時，正中肩窩上，打翻馬下，梟了首級，進營來見子牙。子牙上了雷震子功績簿。

且說探馬報入關中：「彭遵陣亡，將首級號令轅門。」徐蓋曰：「此關終是難守，我知順逆，你們只欲強持。」王豹聽曰：「主將不必性急，待我明日戰不過時，任憑主將處治。」徐蓋默然無語。王豹竟回私宅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